

河 北 柳 子

芦花记



北 京 宝 文 堂 書 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芦花记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蘆 花 記

(河北梆子)

羣声河北梆子剧团演出本

袁韻宜执笔整理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一九五七·北 京

内 容 說 明

“蘆花記”写战国时人閔德仁，續妻李氏偏愛己妻之子閔損衣內絮上蘆花；却給亲生子絮的絲棉。这天，閔德仁率子外出，途中适逢大雪，閔損难抵風寒，冻倒塵埃。德仁用鞭拷打，刮破閔損衣袖，飞出蘆花。

德仁回家，欲將李氏休棄。閔損以“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苦苦为母求情。終于感动了李氏痛改前非。

这是一九五六年北京市戏曲剧团年終彙報演出，获獎的优秀剧本。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4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 字数 20,000 開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張 1 $\frac{1}{16}$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冊

定价 (7) 0.13 元

前 記

“蘆花記”是河北梆子劇的傳統劇目之一。一九五六年北京市戲曲劇團年終彙報演出時，群聲河北梆子劇團將這一劇目挖掘出來，經過加工整理，作為彙報演出的節目。

整理本是根據群聲劇團的原演出本整理的。原本存在的缺點主要在於：

（一）對李氏既想在人前充當好人，又在暗地里虐待前妻兒子的複雜性格刻劃得不深刻，而且當蘆花之事敗露後，她由堅持錯誤，並想方設法為自己錯誤進行辯護時起，直到她為閔子騫的捨己為人精神所感動因而徹底悔悟時止，思想發展和轉變過程都寫得很不夠；前後也有不連貫的地方。有的地方，不符合人物性格，如李氏一見閔德仁發怒就吓得“心驚膽戰”；看到休書就跪在地下求情等。在這個整理本中，對以上各節都作了增補和修改。

（二）原本閔德仁對待李氏的錯誤表現了夫權思想，例如他不完全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打、罵企圖制服

李氏；在对待李老头夫妇的态度上，也有倚富欺貧的地方。这些，都不符合閔德仁的性格。整理时针对这情况作了修訂，有不少过于空洞的唱詞也作了修改。

（三）李老头夫妇原本写得較好，但也有不适当的“插科打諢”的詞句，和穷人故作下賤的 情节。整理时，除尽量保留了原来的面貌外，也酌量删除了不好的部分。

（四）閔子蹇前半部写得很弱，整理时补充了一些。

这个整理本尚有不完善之处，希望讀者多給予指正。

整理者 1957年1月

人 物 閔德仁、閔 損、英哥、李氏、李翁、李婆。

第 一 場

閔德仁上。

閔德仁·（念）立身处世行仁义，妻賢子孝家道昌。

（白）鄙人閔德仁，不幸前妻早丧，留有一子名叫閔損；后娶李氏，所生二子，次子名叫英哥，三子年幼尚未取名。只因东庄曾哲老先生請我吃酒賞雪，即便帶領兒們，酒席宴前習学礼义。閔損、英哥走来。

閔損、英哥同上。

閔 損 数九寒天風雪冷，

英 哥 滴水簷下冻成冰。

閔 損 参見爹爹。

英 哥 罢了。

閔 損 將兒喚来，有何訓教？

英 哥 曾哲老先生請为父吃酒賞雪，就便帶尔弟兄前去

學習礼义，英哥！套車伺候。

英 哥 兒遵命。

閔 損 待兒稟知母亲。

閔德仁 好，快去快来。

閔損下。

閔德仁 （唱）人生在塵世上克勤克儉，

閔損暗上。

英 哥 稟爹爹，車已套齊。

閔德仁 一同前往。

同出門。

閔德仁 （接唱）必須要學聖賢仁义当先。

開言來把兒們一聲呼喚，

听為父把話對兒言，

酒席前學礼义莫要撒懶，

免得人笑為父教子不嚴。

閔 損 （唱）父子三人到荒郊，

雪花兒不住空中飄，

身上寒冷難行走，

眼巴巴凍死在荒郊！

英 哥 哥哥為何不走？

閔 損 身上寒冷難以行走！

英 哥 你不走……小心爹爹打你！

閔損欲站，身體不支又倒下。

英 哥 稟爹爹，哥哥不走了。

閔德仁 为何不走？

英 哥 他說他身上寒冷。

閔德仁 住車。（下車）果然寒冷。倘若冻坏兒們如何是好？英哥撥車回去！

英 哥 我哥哥不去，我还去哩。

閔德仁 啊！……你哥哥身上寒冷，难道你就不冷么？

英 哥 不冷，我还出汗哩。

閔德仁 啊！……我想你弟兄二人穿的是一样衣服，英哥不冷只你这奴才寒冷不成？哦呵是了！为父帶領你弟兄前去學習礼义，你这奴才懶得前去也是有的。英哥，看鞭伺候！（念）

父子三人站荒郊，

不孝之子哭嚎啕，

閔門出了你不孝子啊……

一頓飽打定不饒！

鞭子刮破兒衫袖——

呀！哪来蘆花空中飄……（沉思）

英哥过来，为父看上一看。

英 哥 作什么？打了我哥哥又要打我？

閔德仁 不打你就是。

英 哥 不打我把鞭子給我。

閔德仁 真乃淘气。（看英哥）英哥身穿綢緞，内絮張棉。（看閔損）閔損身穿綢緞内絮……为何衣内全是蘆花？哦哦……是了！想必是李氏賤人，起下不

良之意，想害我这無娘孩兒一死……叫道是閔德仁
哪！閔德仁！家中出了不賢妻，你还吃的什么酒？
賞的什么雪？真真气、气死人也！（唱）

見蘆花气的我渾身抖战！閔損我兒，兒
呀！

兒受折磨父心酸。

只知道那李氏为人和善，

万不料待我兒居心不賢。

若不是鞭打蘆花現，

閔德仁还在睡夢間！

在道旁我忙把衣衫換，（脫去外衣）

好与閔損遮風寒。

兒呀！快快將为父衣衫穿起。

閔損 兒我不冷！……

閔德仁 怎么兒又不冷了？

閔損 这……兒恐冻坏爹爹！……

閔德仁 啊！兒恐冻坏爹爹……（父子对泣）为父不冷，还
是我兒穿上的好。

閔損 兒我不穿。

閔德仁 嗯！不听父言就为不孝。（与閔損披衣）英哥，撥
車回去！（唱）

家中出了不賢妻，

賞什雪来赴什么席！

下了車走进二堂里，

英哥兒請你母我有話提。

請你母亲。

英 哥 兒請母亲。

李氏抱嬰兒上。

李 氏 （念）項帶一串珠，
一百單八顆；
吃齋又行善，
口中唸弥陀。

英哥何事？

英 哥 爹爹請你哪。

李 氏 啊，你爹爹回来了，待我去見。員外哪里！

閔德仁 李氏哪里！

李 氏 員外在……

閔德仁 啊，大善人！

李 氏 （感到突然）員外請坐。东庄曾老先生請你吃酒
賞雪，为何去迟来早？

閔德仁 李氏你来看，天降鵝毛大雪，倘若將兒們冻坏
一个如何是好！

李 氏 果然寒冷。英哥去到上房，抱瓶暖酒，与你父
兄遮寒。

閔德仁 回来，不用！

李 氏 不用也罢。（見閔德仁面帶怒容，沉思）呵 員外！
往日吃酒回来欢天喜地，今日回来，因何面帶不悅？

閔德仁 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領教！

李 氏 你我夫妻，有言請講，何言領教。

閔德仁 李氏，我来問你，項帶何物？

李 氏 此乃數珠。

閔德仁 帶它何用？

李 氏 吃齋行善，日敬三光。

閔德仁 將心放公平，何用你吃齋唸佛經！

李 氏 （念）項帶數珠敬三光，

佛前早晚一炷香；

雖然不想成正果，

免得后来遭禍殃。

閔德仁 （念）佛在心头坐，

酒肉穿腸過。

將心放公平，

何用你吃齋唸弥陀！

李 氏 自古道：公修的公得，婆修的婆得，不修的不得。

閔德仁 好一个不修的不得！啊李氏！上冬以来，兒們的棉衣可曾絮起？

李 氏 兒們棉衣俱已做齊，穿在身上，你就未曾看見？

閔德仁 英哥身穿綢緞內絮什麼？

李 氏 英哥身穿綢緞，內絮張棉。

閔德仁 閔損身穿綢緞，內絮什麼？

李 氏 英哥身穿綢緞，內絮張棉。

閔德仁 我說的大相公。

李 氏 我說的二學生。

閔德仁 我說的是長子。

李 氏 我說的是次子。

閔德仁 我說的是閔子蹇，你打攪的何來？

李 氏 你問的是大相公公？他身穿綢緞，內絮——這
個……

閔德仁 什麼？

李 氏 也是張棉。

閔德仁 好一個也是張棉！

李 氏 員外如若不信，可親自看上一看。

閔德仁 不為親自看上一看，我還不請你出堂呢。

李 氏 英哥過來，叫你父看過。

閔德仁 哼！……

李 氏 員外你看是張棉不是？

閔德仁 我早曉得是張棉！閔損過來，叫你母看過。

李 氏 慢着。

閔德仁 怎樣？

李 氏 他弟兄俱是一樣，不看也罷。

閔德仁 誠恐他兩樣！

李 氏 要看那旁去看！

閔德仁 閔損身穿綢緞，內絮……（撕破閔損衣服，現出蘆
花。）

英 哥 葦子毛。（李氏忙阻止）人家早就知道了！

閔德仁 蘆花啊！李氏這就你的不是！他弟兄二人俱是

一样，怎么一个内絮張棉，一个内絮蘆花，一样兒子你兩样看待，你是何心？你是何意？

李氏 这……噢員外，我想張棉乃是咱家广有之物，蘆花乃是咱家稀罕之物，与小孩兒絮在身上，也是为妻我一点偏心好意呀。

閔德仁 哎！說什么偏心好意！若其不然，絮在你我二老的衣内；再不然絮在你那兒子身上。怎么，偏偏与我这無娘孩兒絮在身上，你算的什么偏心！称得什么好意呀？

李氏 員外！庭前俱是你我的兒子，怎么又分出你的我的来了？

閔德仁 你且住了！英哥是你生你养，那是你的兒子；閔損本是我前房妻子所生，說不得就是我的。你既不分彼此，为何一絮張棉，一絮蘆花？

李氏 这个……員外既然分出彼此也难怪为妻的了。那蘆花若絮在旁人身上还則罢了；若与我兒絮在身旁，他冷我还心痛。

閔德仁 你說此話，叫我好惱！（唱）

李氏作事心太偏，
一样兒子兩样看。
他本是一父二母亲兄弟，
却怎么兄絮蘆花弟絮張棉！

李氏（唱）一見員外变了臉，

李氏一旁暗自参：——

絮蘆花本是好心一点，
你为何把好意当作不賢？

閔德仁（唱）李氏还敢巧言辯，
气的我心血上下翻。
兒孝你来又承欢，
你作后娘的太不賢！

李氏（唱）每日里吃齋把佛唸，
那一个不称我李氏大賢。

閔德仁（唱）說什麼吃齋把佛唸，
看来佛祖無灵驗；
佛祖若把灵驗顯，
定把你又在油鍋摔在刀山！

李氏（唱）眞外不住罵連天，
兒們面前我甚难堪。
絮蘆花本是小事一件，
夫妻情你竟然撇在一边！

閔德仁（唱）閔德仁怒冲天，
大罵李氏太不端，
堂前有理难分辨，
請来你父母誰是誰非論一番。

英哥过来！这是一帖，請你外爷外婆前来吃酒賞雪。

李氏以目示意阻止英哥前去。

英哥 我不去啦。

閔德仁 因何不去？

英 哥 我怕外爷家狗咬我啊。

閔德仁 你往日去咬也不咬？

英 哥 往日去不咬，今天……

閔德仁 去了还則罢了，若不去吃为父一頓拷打！

英哥無可奈何地下。

閔 損 苦哇！

閔德仁 兒呀，不要啼哭！随为父去到上房，取瓶暖酒
遮寒蔽冷。（同下。）

場上無人，李氏很不自然地。

李 氏 呀！（唱）

員外他把我爹娘請，
倒叫我李氏女無計行……（行弦）
弟絮張棉兄絮蘆英，
我不愛閔損愛亲生。
来到閔家有數年整，
相夫教子也有功。
絮蘆花本是小事一宗，
难道說夫妻們因此就各西东！
我心中暗把主意拿定，
二爹娘来时巧言应承。（下。）

第 二 場

李翁、李婆同上。

李 翁 大雪紛紛下。
李 婆 柴米要漲价！
李 翁 棹椅当柴燒，
李 婆 板凳腿也留不下。
李 翁 老婆子。
李 婆 老头子。
李 翁 开开門看看雪大雪小。
李 婆 雪大怎么說，雪小怎么講？
李 翁 雪大关门睡觉，雪小我去东庄下棋去。
李 婆 这样寒冷天气，你又下棋去。
李 翁 你去看去。
李 婆 我不去。
李 翁 你不去我去。
李 婆 你去我也去。
李 翁 叫你去你不去，我去你怎么也跟着？
李 婆 你不知道嗎？少年是夫妻，老来是伙伴！
李 翁 俗語說：老头不离老婆……
李 婆 秤桿不离秤鉈。如此一同前去！
开門，英哥进門。
李 翁 大雪空中飄，
李 婆 蒙头又盖腦。
李 翁 下就讓它下，
李 婆 关门就睡觉。（关门見英哥。）
英 哥 外爷，外婆！